

Appreciation of Meng Haoran's *Chun Xiao* and Its English

Versions:

a Text Linguistic Point of View

Appréciation et analyse des quatre versions anglaise de *L'Aube du printemps* :

dans la perspective de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textes chinois et anglais

《春曉》四種英譯本賞析

——從漢英語篇對比研究的視角

Huang Lijuan

黃麗娟

Received 1 August 2006; accepted 9 November 2006

Abstract: Text linguistics, with its ground-breaking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provides readers not only an opport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ext, but also a sou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of its versions. This article thus conducts a study on Meng Haoran's well-known poem *Chun Xiao* and its different ver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discourse analysis, taking cohesion and coherence as its major references and criteria. It is aimed to offer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Chinese-English contrastive study as well as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 text linguistics, English version of *Chun Xiao*, cohesion, coherence, translation Criticism

Résumé: La linguistique du texte est une discipline jeune dont la théorie et la méthode d'analyse aident non seulement le lecteur à mieux comprendre le texte original, mais aussi lui fournir le fondement théorique pour l'appréciation et la critique de la traduction. L'article présent, dans la perspective de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textes chinois et anglais, en se référant aux deux caractéristiques les plus fondamentales de la linguistique du texte - cohérence et continuité, tente de procéder à des recherches sur le poème *L'Aube du printemps* de Meng Haoran et ses traductions dans le but d'aider à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textes chinois et anglais ainsi que les recherches de traduction.

Mots-clés: linguistique du texte, version anglaise de *L'Aube du printemps*, cohérence, continuité, critique de traduction

摘要: 語篇語言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其主要理論與分析方法不僅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同樣也為其進行譯作的欣賞與批評提供理論基礎。本文擬從漢英語篇對比研究的視角出發，以銜接與連貫這兩個作為語篇語言學最重要的特徵為標準與參照，對孟浩然的《春曉》一詩及其譯本展開嘗試性的探討，目的在於為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研究提供一點啟發。

關鍵詞: 語篇語言學；《春曉》英譯；銜接；連貫；翻譯批評

1. 引言

語篇語言學(text linguistics 或 discourse analysis)是一門頗為年輕的科學,雖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逐漸發展起來,勢頭卻不可小覷。原因很大程度源於其研究視野的擴大和縱深,語境(situation)和交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這兩個非語言因素在語言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正是由於顯見的優勢,近年來西方與中國的語言學家與翻譯研究者紛紛將其理論引至翻譯研究領域,至今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們大多數認為:語篇語言學的分析方法不僅對正確理解原文有幫助,而且還能夠為選擇合適的譯文提供理論上的幫助。(張美芳,黃國文,2002)

唐代詩人孟浩然的五言絕句《春曉》是一首語言平易自然,意蘊綿長深厚的好詩,千百年來膾炙人口,也博得眾多譯家的青睞。本文擬從銜接(Cohesion)與連貫(Coherence)這兩個語篇研究的核心概念出發,對《春曉》一詩及其英譯本(四種)進行較為細緻的分析與批評,目的在於為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研究提供一點啟發。

2. 對《春曉》的解讀

筆者非常贊同張佩瑤教授的一個觀點:即便是在多元系統論、描述譯學、目的論、女性主義翻譯研究、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翻譯理論異彩紛呈的當代譯壇,始終相信,“只要不是以偏概全,精細的文本分析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譯者首先是個讀者。”(張佩瑤,2003:12)因此,我們不妨先對原文作一番較為細緻的解讀。

《春曉》一詩為五言絕句,十分精悍且朗朗上口: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全詩純用白描,無任何斧鑿痕跡,堪稱鉛華洗盡,風韻天成。恰是這樣一首“清遠省淨,明白如話”(寇養厚,1989:202)的絕句,關於其主題與意境的爭議千百年來卻未曾停歇。以下摘錄的是幾部比較權威詩詞鑒賞辭典中對《春曉》

一詩結構與意境的解讀:

“首句寫春眠初醒之感覺;二三句從聽覺上寫春之聲——鳥啼聲與風雨聲;末句寫心中所想,由風雨聲想到花落,抒發愛春、惜春之感情。”(李景白,1990:90)

寫景詩人只選取了春的一個側面。“這首小詩僅僅四行二十個字,寫來卻曲屈通幽,回環波折。首句破題,寫春睡的香甜;也流露著對朝陽明媚的喜愛;次句即景,寫悅耳的春聲,也交代了醒來的原因;三句轉為寫回憶,末句又回到眼前,由喜春翻為惜春。愛極而惜,惜春即是愛春——那瀟瀟春雨也引起了詩人對花木的擔憂。時間的跳躍、陰晴的交替、感情的微妙變化,都很富有情趣,能給人帶來無窮興味。”(張燕瑾,1983:295-297)

惜春或是傷春;享受閑雲野鶴生活,鄙視世俗所熱衷之功名,或是身在鄉野心系朝廷,不願以白衣終老此生而又無可奈何(傅經順,崔閩,1983),因讀者感受與理解不同而各有答案。譯者首先是讀者,這也許是導致譯本處理方法殊異的重要原因之一。

3. 銜接與連貫:漢英語篇對比簡單

回顧

語篇語言學家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將語篇視為一種交際活動,認為它必須具備七項標準及特徵,即:銜接性(Cohesion)、連貫性(Coherence)、意象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語境性(situationa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其中,“銜接”與“連貫”被視為語篇最為重要的特徵。

銜接是一個語義概念。體現在語篇的表層結構上。結構上的連接(即銜接)可由諸如照應、替代、省略、連接等各類語法手段與辭彙重複、同義詞、反義詞、片語搭配等辭彙手段來體現。從這種意義上說,銜接是“語篇的有形網路”;連貫是一種心理現象,也是一個語義概念,指的是語篇中各個意義單位之間的關聯。主要建立在交際雙方的共同知識之上,存在於語篇的底層,

通過邏輯推理來達到語義連接，因而可說是“語篇的無形網路”。（張美芳，黃國文，2001：361）

在大異其趣的詩學傳統與思維方式的影響下，漢語語篇和英語語篇有著較大的差別。亞里斯多德曾在《詩學》中提出所謂“文學源于自然”觀，並用以說明文學作品中情節結構的關係。文學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准自然的有機體”。（徐盛桓，2004：371）其語言表達方式自然也受到了深刻的影響。時至今日，英語語篇在很大程度上說仍是一個有機的嚴謹整體，表現在句子間既有外顯（Ostensive）的粘合性，又有內部語義的內聚性、互參性。亦即是說，“銜接”與“連貫”二者皆是英語語篇的顯著特徵。

然而，在講求“義窮理盡，文辭備足，則成篇矣”（王充語）的中國傳統文論中，文學並非西方文論所說的結構關係嚴謹的整體。縱觀中國傳統文論與文學著作，顯而易見的是缺乏對句子間的外顯聯繫與銜接的具體說明，由是觀之，漢語語篇是由“心”發出之言，通過語篇內部語義和功能的內聚性，或互參性（二者均即“連貫”），所形成的一個“外交綺交，內義脈注”（劉勰語）的織體。

4. 原文與譯文：銜接與連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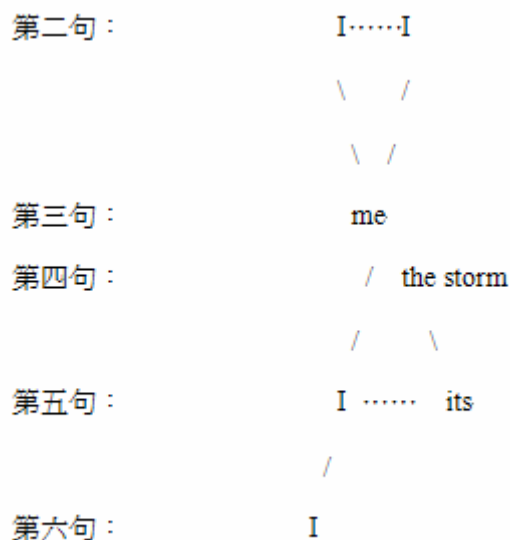
在《春曉》一詩中，愛春與惜春（抑或傷春）之情在四句詩行中貫穿一氣，首尾相應，在本文第二節中已有名家的精闢解析，在此不贅。這裏主要討論其譯本是如何體現銜接與連貫方面，以及在這兩方面的得與失。

《春曉》一詩千古傳誦，也頗得眾多譯家的青睞，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的分析與批評涉及譯文四種，作者分別為許淵沖、翁顯良、John Turner 與吳鈞陶（其譯作見附錄）。通覽這四個譯本之後，筆者發現，均既有銜接又有連貫。且其中翁顯良譯本中的銜接手段最為明顯。

在引用的四種譯本中，翁譯的形式最為特別。它摒棄了詩歌常有的韻腳和工整的格式，轉而採用散文詩的形式。原詩為絕句，四行；翁譯則由六句構成，其中第一、二句體現原詩首聯，第三句與原詩頷聯信息相對應，第四、五句對應原詩頸聯，末句體現尾聯。譯文最明顯的銜接手段是語法手段中的照應，既包含人稱照應，也有

非人稱照應。如圖 1 所示：（轉下頁）

短短的六個句子，敘述人的主語形式 I 出現了四次，賓格 me 出現了一次，原文中只出現一次的“風雨”（譯文處理為“storm”），在譯文中重複了一次，並且用物主代詞 its 代替。譯文中的“this morning”與“last night”構成了邏輯聯繫，“storm”、“fury”、“poor dear flowers”等詞語構成了辭彙感情色彩上的對應與邏輯上的關聯，這些都可以表明，翁譯中表現出非常明顯的銜接性與連貫性。



（圖 1 翁譯中的照應關係）

除翁譯外，其他譯本亦或多或少運用了銜接手段，如許譯與吳譯中第一人稱“I”的重複與照應，Turner 譯本中“the morning”與“last night”也構成了邏輯上的對應，許譯中表時間承接關係的“after”與“not…until”，吳譯中表轉折關係的“but”，都是銜接的具體體現。以下主要討論各譯本是如何實現連貫性與詩的氣韻的。

許譯的結構比較工整，與原詩有幾分“形似”。其韻律格式為 aabb，為英美詩歌慣常使用的押韻格式（rhyming scheme）。整首詩具有較強的連貫性，但仍有幾個有待商榷的地方。其一，譯文第二行中兩個動詞“wake”與“hear”皆用原形，似乎于語法、于邏輯、於情節上都說不過去，比較嚴重地損害了整個篇章的連貫性。建議將第二個動詞改為一般過去時。其二，對於原詩中“風雨聲”的處理似乎欠妥。這一“聲”字歷來為人稱道，因其反其道而為之，不從視覺，而從聽覺上感受春的腳步，非常具有藝術想像力，也無形中加強了與頷聯“聞啼鳥”所形成的呼應

與聯繫，這也是《春曉》一詩從千百年來無數訴說愛春惜春之情的詩詞中脫穎而出的重要緣由。然而譯者似乎並未對此多加留意，只直接將其處理為“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想像變為了現實，不但情趣上減了幾分，二三行間的連貫性也弱了些許，不能不說遺憾。

Turner 的譯本在形式上與許譯頗有相似之處，句式工整，韻律格式亦為 aabb。但總體說來，此譯文在銜接性與連貫性方面不若其他三譯本，原因有三。一，第二人稱主語“you”的誤用。漢語詩歌一般都是詩人自身對月邀影，抒情言志的寄託之物，是詩人主觀情感的映射，因此出現第二人稱的頻率極少。譯者選用“you”這一人稱不僅減弱了詩意詩韻，也妨害了讀者對於詩人寫作意圖的深刻理解。其二，“storm”一詞語義似有稍重之嫌，既不符合被譽為“一年之際”的春天這樣一個語境，也損傷了詩歌曼妙的氣韻。其三，譯文的一二行之間的邏輯關聯似乎有待商榷。原詩中首聯與頷聯有著微妙的因果聯繫。看得出譯者也希圖將這一層關聯體現出來。但“suddenly”與“sweet birds”的選用似乎沒能營造出“啁啾起落，遠近應和”，春眠之人漸醒的美好意境，“suddenly”一詞略顯唐突。即便是如一些鑒賞家所理解的那樣，孟夫子在詩中表達的是春晨突醒，發出春朝易逝，歲月蹉跎的喟歎這樣的情感，那麼在詩人耳中聽來，鳥鳴只可能是催促與淒厲的，又何來“sweet birds”一說呢？同時，對於頸聯“風雨聲”的處理，譯文沒有把握好，遺失了頷聯與頸聯間細微卻又耐人尋味的連貫性。

吳譯結構形式亦與原詩相仿，其韻律格式相當精緻，四行皆押韻，讀來朗朗上口，恰似春之聲。選詞也有頗多令人擊節讚賞之處。譬如“slumber”，“cheep”，“peep”，“drip”，“weep”與“petals”，這些詞語與原詩的措詞一般，簡練而不簡單，明白如話卻又意境深遠，起了交相輝映，和諧連貫的藝術效果。尤其是“slumber”一詞，作現在分詞用，將詩人春日貪睡的情趣描繪得栩栩如生；把春天比做踮起腳尖，探頭朝屋內張望（“peep”）的小丫頭，豈不是可憐可愛之至麼？在這點上，吳譯可謂鬼斧神工，不遜原文之色。對於“風雨聲”這樣一個難關，譯者只用“heard”一詞便巧妙化解，對原詩藝術手法的拈熟由此可見一斑。形容風雨之聲

的“drip”與“weep”比較貼切春天這一語境，與末句的“petals”形成了邏輯上的照應，使得盎然春意在全詩中汨汨流淌，綿延不絕。無論是在音韻，形式，或是措詞，此譯本都較好地顧及到了銜接與連貫，是難得的佳譯。

5. 總結

本文從漢英語篇對比研究的角度出發，以銜接和連貫兩個作為語篇最重要的標準與特徵為參照，對孟浩然的《春曉》一詩和它的英譯本進行了嘗試性的探討。

本文經過分析表明，原文並沒有運用明顯的銜接手段，全由“總義”與“氣韻”貫穿始終；而各譯本則在不同程度上均表現出銜接與連貫兼備的特點。在評價譯文之時，我們嘗試從銜接性與連貫性兩方面來考察各譯文在形式、韻律、措詞、句式與意境等與原文相符與否，貼切與否，最後得出了相應的結論。這些分析都是試探性的，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其結論也有待廣大讀者的檢驗。

附錄：《春曉》四譯本

1. This morn of spring in bed I'm lying,
Not wake up till I hear birds crying.
After one night of wind and showers,
How many are the fallen flowers! (許淵沖 譯)
2. Late! This morning as I awake I know. All around me the
birds are crying, crying.
The storm last night. I sensed its fury. How many, I
wonder, are fallen, poor dear flowers. (翁顯良譯)
3. Dawn in Spring
How suddenly the morning comes in Spring!
On every side you can hear the sweet birds sing.
Last night amidst the storm—Ah, who can tell,
With wind and rain, how many blossoms fell? (John
Turner 譯)
4. Slumbering, I know not the spring is peeping,
But everywhere the singing birds are cheeping,
Last night I heard the rain dripping and wind weeping,
How many petals are now on the ground sleeping? (吳鈞

陶 譯)

參考文獻

- [1] Beaugrande, R & W. Dressler.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C]. London: Longman, 1981.
- [2] 傅經順, 崔閩, 孟浩然. 《歲暮歸南山》鑒賞[A]. 載於《唐詩鑒賞辭典》[Z].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3, 第 95 頁..
- [3] 寇養厚, 孟浩然. 《春曉》鑒賞[A]. 載于王洪《古代詩歌精華鑒賞辭典》.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9, 第 200-202 頁.
- [4] 李景白, 孟浩然. 《春曉》鑒賞[A]. 載于周勳初《唐詩大辭典》[Z].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第 908 頁.
- [5] 徐盛桓. 關於英漢語篇比較研究. 載于王菊泉, 鄭立信《英漢語言文化對比研究》[A].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4, 第 371 頁.
- [6] 許淵沖. 翻譯的藝術[M]. 北京: 五洲傳播出版社, 2006.
- [7] 張美芳, 黃國文. 語篇語言學與翻譯研究[A]. 載于楊自儉.《譯學新探》[C]. 青島: 青島出版社, 2002, 第 361 頁.
- [8] 張佩瑤. 談現代派小學的漢譯手法[J]. 外語與翻譯, 2003, 4, 12.
- [9] 張燕瑾, 孟浩然. 《春曉》鑒賞[A]. 載于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Z].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3)95-97.

作者簡介: Huang Lijuan(黃麗娟), 目前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攻讀翻譯方向碩士研究生。

通信地址: 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E-mail: monicahlj@yahoo.com.cn